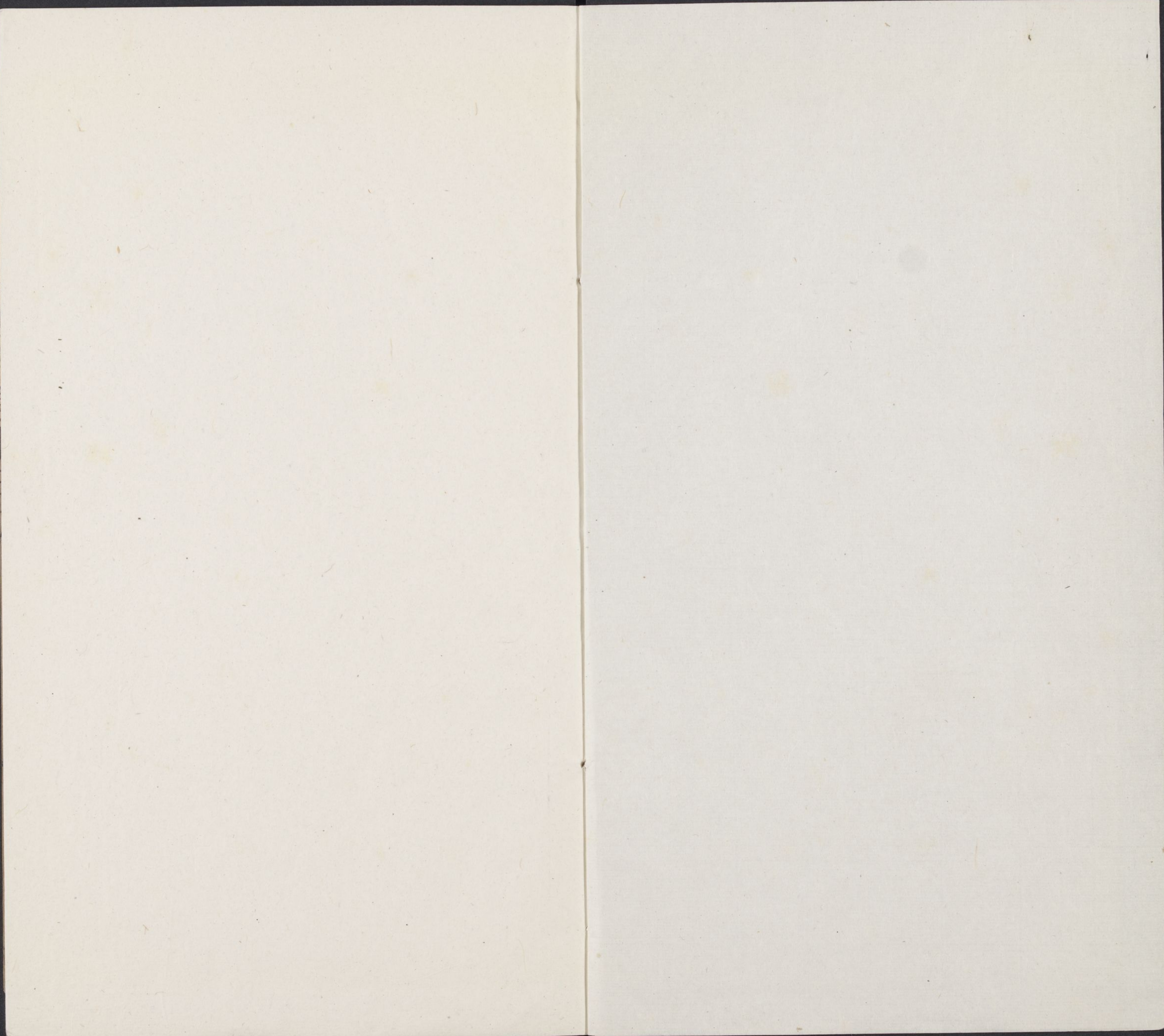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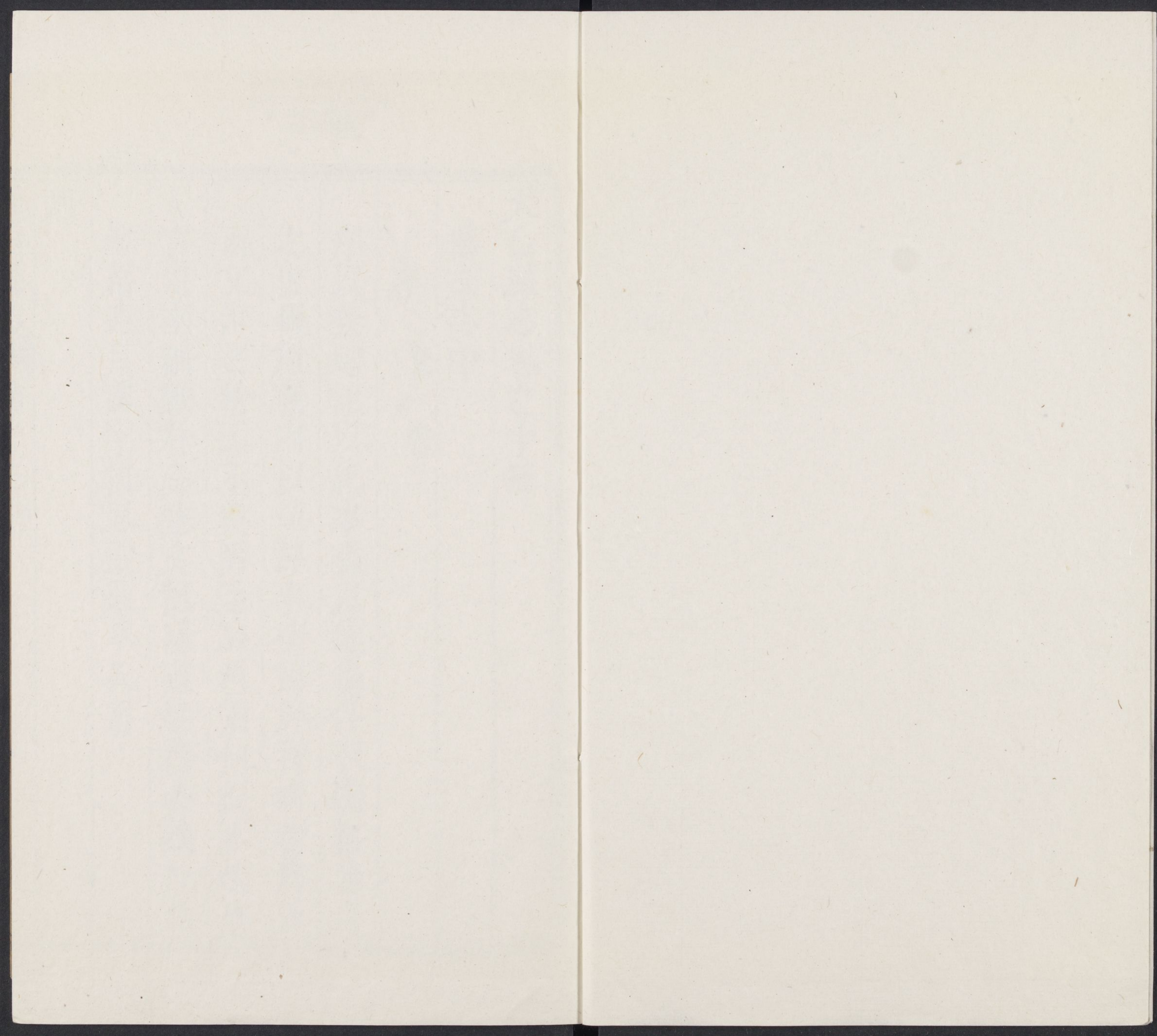


13

T 3210/1320.8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2 1939

天台縣志卷之十三

藝文志中

序
記
書

序以發端記以紀事書以達情各有體格然考
之史冊所載則以切於事情關於利病者爲亟
而文詞之精工不與焉至於邑乘何獨不然故
言足垂訓雖朴必登文能闡道雖簡必錄外此
雖篇連月露字挾風雲槩不入選

唐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崔尚桐柏觀頌序

桐柏山高萬八千丈周旋八百里其山八重四面
如一中有洞天號金庭宮即右弼王喬子晉之所
處也是之謂不死之福鄉養真之靈境故相傳云
昔葛仙翁始居此地而後有道之士往往因之壇
址五六派跡猶在洎乎我唐有司馬鍊師居焉景
雲中天子布命于下新作桐柏觀蓋以光昭我元
后之丕烈保綏我國家之洪祉者也夫其高居八
重之一俯臨千仞之餘抱陰向陽審曲面勢東西
數百步南北步如之連山巍峩四野皆碧茂木鬱
鬱四時並青大岩之前橫嶺之上雙峯如闕中天
豁開長澗南瀉諸泉合漱一道瀑布百丈垂流望
之雪飛聽之風起石梁翠屏可倚也其木珠條可
攀也仙花靈草春秋競發幽鳥青猿晨昏合響信
足賞也始豐南走雲障間起剡川北通烟岑相接
東入滄海不遠蓬萊西則浩然長山無復人境總
括奧秘鬱為秀絕也元氣以渾成鎮室地而安靜

非夫神與仙宅仙得神營其孰能致斯哉故初營
天尊之堂晝日有雲五色浮靄其上三井投龍之
所時有異氣入堂復出者三書之者記祥也然後
為虛室以鑿戶起層臺而繫土經之殖之成之翼
之綴日月以為光籠雲霞以為色花散金地香通
元極貞侶好道是遊斯息徵我練師孰能與之

賀允甲江東天籟序

紹興壬子春余挈舟自秦淮東下雅聞天台有玉
霄峯之景曉絕秀爽可以冥搜遠寄于是卜萬年
之麓而寓焉一日遊萬年上桐柏至福聖松下遇
見一人修而岸傲吟而來有黃冠謂予曰此劉與
機也揖而坐盤礴良久徐扣所業與機自笑云已
日月舊矣倘待谿澗酬揖仙風所未能去懷者惟
觴及咏餘復何言因口占數篇坐客皆擊節予亦
不覺近前將其鬚曰比招山友尋獲詩人不孤此

行矣自此芒鞋竹杖季往月來率以為常及予為
 福建漕回每遇于巾子山之精舍訪其近作則氣
 益渾而格益整雄贍兩足意語俱勝往往筆端超
 詣可以平視鮑謝而彷彿乎唐之氣象焉遂日其
 篇為江東天籟與機曰君子愛人不以姑息夫子
 何誇予之有子應之曰聞有豫章先生乎此老句
 洪為江西第一祖宗而和者始于陳后山派而為
 十二家皆錚錚有名自號江西詩派今子孤立江
 東恨知子者不多他日士大夫終得子之詩必有
 心醉而興見晚之歎者矣彼派焉者雖欲擅一方
 而不容對壘之可乎與機掉頭不顧予強名之以
 歸其卷云若問與機所以為與機胸中有皂白者
 開卷自瞭然也已
 已仲秋賀允中序

吳子良江東天籟序

台以山名而天台縣山所盤礴巔頂入霄漢雲氣
 與滄海相吐吞其秀英所鍾在物為靈根異卉在

人為仙侶佛徒晉唐以來傳之矣然子曩使畿下
 俾所部各議祠鄉先賢以勵來學而天台獨以二
 劉公應然則無達宦先二公者乎何為其取此嘻
 此可見人心矣世之通塞者外而非通塞者內顯
 晦者暫而非顯晦者常方二公在時身名董一第
 官薄不過初品葛巾藜杖往來林谷間與牧童樵
 叟相爾汝而孝義積于家孚于鄉之饑歲賴以
 活隣里賴以安闔訟賴以平當世名公卿皆其實
 友一時名賢俊流多其門下士也則位雖非通而
 道不為塞生雖非顯而死不為晦上下千三百年
 宜未有先二公者二公長日知過字與機少日知
 變字與權皆以能詩稱而與機之詩尤宏富俊健
 有慶曆元佑氣骨賀公允中目其集為江東天籟
 謂與江西宗派相上下始庶幾哉夫優于詩而劣
 于德詩未必傳也德勝其詩也其德不傳
 德既傳詩亦傳矣而况詩不日其德不傳
 者乎昔淳祐十二年二月二日荆溪吳子良序

元

黃潛得靜齋詩集序

天台許具瞻以其先郡子得靜先生詩集若羊卷示予求序于篇首夫詩固不待序而壽先生之高懷雅致出于語言文字之外者可無傳乎先生學成行修世莫能知而用之于是浩然長往窮居獨遊而嘯歌息偃于雲林之下安常處順樂聖賢之道以忘其老而優游以卒歲襟度之夷曠槩可想見故其為言清高而不失乎迂平實而不失乎俚大篇短章無非寫其胸中之真趣惟不與世接而外物不能嬰其心是以言皆發乎情而無所苟也世之言詩者方務追時好以取名譽矯情飾貌而夸其肥皮厚肉謂非山林枯槁之所及其不能知先生何足怪乎先生集中有示子詩十四韻與予所見蘓子容丞相手書述懷代家訓一百韻詳畧不同而其辭意懇惻大抵相類先生沒時具瞻猶

未弱冠奉其遺戒罔致失墜處家庭則為佳子弟遊場屋則為名進上今以選擢為百里宰政平訟理號稱良吏先生雖不見用于世而能使化行于家澤及于物則其詩有關於世道甚大又豈止以高懷雅致託于空言而自怡于青松白石風月寂寥之鄉而已乎是尤不可以無傳也先生諱嗣字繼可扁其齋居之室曰得靜因以自號今以子貴贈文林郎江浙等處儒學提舉云至正六年六月戊申朔前進士中順大夫秘書少監黃潛晉卿序

明

宋濂送天台陳庭學序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萬里陸有劍閣棧道之險水有瞿唐滄源之虞跨馬行則竹間山高者累旬日不見其巔際臨上而俯視絕壑萬仞杳冥莫測其所窮肝膽為之悼栗水行則江石悍

天台系志

卷十三 序

四

利波惡渦詭舟一失勢尺寸輒糜碎土沉下飽魚
鼈其難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遊非材有
文者縱遊無所得非壯強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
之士恨焉天台陳君庭學能為詩由中書左司祿
屢從大將北征有勞擢四川都指揮司照磨由水
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楊子雲司馬相如諸
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傑戰攻駐守之跡詩人文
士遊眺飲射賦詠歌呼之所庭學無不歷覽既覽
必發為詩以紀其景物時世之變于是其詩益工
越三年以例自免歸會于京師其氣愈充其語愈
壯其志意愈高蓋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予甚自
愧方予少時嘗有志于出遊天下顧以學未成而
不暇及年壯可出而四方兵起無所投足逮今聖
主興而宇內定極海之際合為一家而予齒益加
耄矣欲如庭學之遊尚可乎然吾聞古之賢士
若顏回原憲皆坐守陋室蓬蒿沒戶而志意常充
然有若囊括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無有出于
山水之外者乎庭學其試歸而求焉苟有所得則
以告予也將不
愧而已也

徐一夔何憲副集天台山賦為詩序

天台山在越之南名雖不齊于三嶽而神秀所鍾
有雄麗絕特之觀焉晉孫興公為章安今嘗慕其
勝著為天台山賦其賦既成以示友人范榮期曰
此賦擲地必作金石聲茲山之勝古未有發其秘
者自興公始發之其後名公鉅人若唐翰林供奉
李白元余文忠公闕皆有作以嗣其響焉李翰林
有至天台曉望詩余文忠有勸農至桐柏詩其詩
妙麗膾炙人口而未有囊括孫賦而積為篇什者
也僉憲宣城何公行部至天台觀其雄秀絕特之
狀左顧右盼有不欲捨去之意然職在巡訪勢不
能窮幽極巖甚戀歎焉方外士有以趙文敏公所
書天台山賦刻本獻者按而讀之目之所遇與賦
之所及意欣而神會遂集賦內所指境物如東坡
先生櫟括陶淵明歸去來辭為樂府故事以題詠

焉得近體詩若干首其還司也且以示凡能言之
士悉集其句為之口詩不用其語雖工弗採且囑
予以言弁其首余也世居天台凡勝地之見于篇
什者少時侍先人杖履嘗遊焉竊較赤城之霞氣
瀑布之飛流莓苔之滑石而皆莫若瓊臺雙闕之
為奇特峭嶒崢嶸懸磴禹丈比至其頂地平如砥
九嶺環拱雙闕夾之瓊臺中居五芝含秀八桂森
出樓閣縹緲于彤雲彩霧之中彷彿如在天上故
興公之賦目為仙都而述其地特加詳焉今予流
落他郡且老而鄉之勝未嘗不往來于懷若與公
之賦早嘗習之當夫懷士之心生蓋嘗臨風一詠
以祛愁思而習熟見聞之久終不能祛也今見公
之所集其句字為詩組織工緻模寫圓熟逸興飛
動于層巒疊嶂之間政如李光弼入郭子儀軍步
曲行伍雖舊號今一出風彩新矣不甚奇哉是詩
也使他方之士見之天台之勝如在目前况如予
之舊所遊者哉寧不為之欣快因不辭而序于
公詩之次凡承公命而作者則請以次書焉

夏鏞題陳氏族譜序

近時人家立譜多取名人顯宦為宗祖而以已之
宗祖為他人子孫冒昧可笑此譜不時修之故也
吾邑妙山陳氏之譜嘗一再修于元延祐國朝永
樂間嗣茲累累修葺皆不安攀附可以觀家風矣
初知州伴菊公與長史木菴趙先生吾從曾祖前
都御史同時為姻交文行無不同三家又同時修
譜義例一致蓋互相商定者也陳之中葉曰子良
曰仲述叔姪相繼出后他姓為丁為仇其去仇歸
陳亦自知州公始丁因循至今敏之方以憤念續
修茲譜搜索疏遠亟以收族人之心誓必訖事于
前人無失可謂祖孫一心殫力本始者矣寒家至
台姻籍無先陳氏子曾祖姑敏之從曾祖妣先大
父娶焉吾女嫁焉吾二孫科極又娶焉夏氏
先今名姓班譜中敏之求予題其首不得辭

夏鏞送王龍淵報成序

皇朝沿古為治百司內外凡皆三考在官誅賞卒
事祖宗五朝法行在初其職之臣低首屏氣救補
湔除且不懈以是正職收輯歲切其尚可也厥後
治煩其目教逸其木士以故不學無志憂貧患失
為善不誠重以法寬禁弛由是牽用忘民以逞行
事供職上功課最皆臣之欺君與君之受欺之地
夫罪莫正于以臣欺君法莫撓于以君受欺而不
問于乎世道何如也夫臣之事君也行其志也憂
國奉公裕民永命志之大稽也舍是不力而矻矻
以終歲雖復儼然在位要為皆欺之道也是故臣
之事君也必如司馬君實趙閱道其人行事共職
一無不可對人言者一夜則焚香告天上不愧于
天下不愧于人行事共職不欺矣由是上功報成
崇飾掩護不立一字擇言實書出其肺腑肝其在什
牘以是為臣之見君可無愧色事有經而民安業
課之上最進之官階錫之車馬服物無不可也反
是黜之背之亦無不可也由是言之今日之事可
知也已有不欺者求一二于千百吾尚患其指之

未易屈也而本志
清馭民以簡常
縛于衽席之上
希之年十一在外
有如陳如郁三數人
日如今日之事民
章今茲公有報成之
序予益不得辭因事
幸其人頌予之言內
自省世道或有小補
云

范理天台要覽序

世固有同稱而異歸者天台之名著自古昔其著
于古者若劉阮之云孫之賦隋唐以來神仙老
佛之說前後迭出蓋方其時長才秀民之生其間
不欲與世相聞往往托而逃焉謂為神仙窟宅者
此也其稱于後者率皆發為道學之懿用世文章
事業之顯如潘時舉之有得于程氏之傳徐大受

之與聞乎朱氏之旨他如曹謙公賀參政黃秘監
賈節制之流各以所長自見者後先相望蓋至趙
宋以來文教誕敷渡江之後京邑密邇中原避地
之賢則又參互錯處其鴻生碩儒之興一變而轉
為佐時之具固其宜矣我朝聖聖相承涵濡既久
其用于世如文肅公以下諸賢又皆卓卓流聲著
實嗣是而起森然蔚然足膺富守之付以澤之稱
光昭乎時者比比有之于是又有文
向之所謂仙風異流蓋泯泯也足其
跡不能無間要之神秀孕靈今昔同
頗泛無統比因來宦遠方睠然故邑命
詩賦得古今所作如千首并手疏游覽邑名勝大
畧分爲山水人物詞翰三志名之曰天台要覽藏
之篋笥用備政餘檢閱以慰他鄉之思因述
篇端俾覽者知天台之著稱雖同而所以取則
異如此其他公署額設版圖財賦故實與夫邑長
名賢出處占蹟碑刻雄文大章之
豐也者則固有不能盡錄者焉

范吉赤心錄序

赤心錄者錄友山許先生建言屯田之始終也永
樂間吾台同多荒而不治嘗屯海門台州等百戶
戒卒以治之後以倭寇犯邊故掣回十之七以備
禦而其三尚屯焉故十之七之田仍荒而不治洪
熙初有詔令民間墾之而爲常產籍之而爲常稅
是爲民之田審矣傳之子令不亦久且遠乎弘治
末有清屯田之例清之多者受上賞夫何不仁之
徒忍殃民以丐賞乃以洪熙所籍之常產一萬八
百指爲屯田橫加重賦凡爲石一于一百有奇民
怨入骨髓先生憫之與其友馬崇周徐文通議協
奮身懇之朝廷下其章疏于侍御張公承仁公乃
屬大叅黃公贊行之黃公兼而仁者也旨行群太
守李公光翰選委能事者由是郡倅張君嵩承之
詣縣與令劉君子明精白乃心詳其顛末以復大
叅公公覆其實平反其案重稅以去民產以復一
邑老穉權聲動地是爲正德辛未二月也時先生

赤心錄序

年已七十有二矣且歸途遇流賊于濟寧幾厄乎
賊幸脫而振家往返郡省中以畢所事衝冒風雪
極寒而不顧卒以無善謂非天之所祐不可也父
老覆其狀于有司有出自赤心之語于是鄉人錄
其事乃揭二字以名之貪謂吉宐序以曉夫將來
之清田者吉知之為詳惡得而辭耶夫先生憫台
民憔悴于重稅之心與忠臣義士為國忘家之心
同一至誠惻怛而無二也視彼位其位食其食而
于民之休戚藐乎其不相關者其為愧怍何如耶
先生之心赤矣然非詩公切于救民又安能除此
大患溥此大惠以甦吾台民也尚念之哉先生名
壺字崇高號友山博學能詩素多善行見重于鄉
間此特其暮年一節云正德
七年壬申八月朔悲書撰

趙大佑夏赤城集序

赤城先生嘗自哀所著書以十千類為卷目藏于
家其始得嘉禾沈氏槩梓之日甲乙選稿既而王

君廷翰謫貳吾台即甲乙廣之為七卷錄諸郡齋
甲乙先生手定節取貴精郡本雜真廣雖黃者或
似是之大佑昔從先生從子和得其全草錄置家
笥屬海寇至毀焉頃承留臺之乏過天台復得前
鈔合甲乙為郡本參刻質較一足皆以先生手澤
為的侍御會稽俞君汝虞好右而信先生遂圖所
為廣其傳者夫華國之具六籍尚矣嗣是作者若
林孰不自以爭雄方駕顧其品藻味旨邈之曠世
恒鮮以聲氣應求即孟堅之于子長猶隘心焉先
生學古成名當憲孝二朝至盛時稍試輒退遺榮
以勵俗乃其履素貞芳確然不入縉磷者又足以
濟美先公而成危行由之立言名世非其有華實
者耶先生嘗言李唐作家惟韓愈氏人文俱傳噫
斯其自擬倫矣然退之起衰八代歷唐迄宋始遇
六一為之知已遂唱鳴至今先生沒未幾乃值侍
御樂為揚發潛羅俾繼作者復如星五緯空
契許殆速具長視若所謂召翊壽文卷加別錄二
必有辨于此云集凡正辭二十有九

卷為外集于以廣嘉禾與台之盛
似是或寡而夏氏之故亦與有數焉

王曠天台勝蹟錄序

天台之名聞于世自漢劉阮而後也雖其涉于
荒唐難以盡信而山水之勝不可殫也厥後詞臣
墨客流寓寄傲于其間者甚盛而述作之富不可
勝紀潘梅壑良產于茲士體其久而散逸乃博考
羣籍旁搜石刻遺粹正統彙次其命曰天台勝
蹟錄不憚修四十年之功而序予作之矣哉梅壑之
用心也其有少可補于天台不多乎也聞之山川顯
晦皆係于人然其間與不遇則有矣不幸存焉滁
之山以歐陽氏之記顯亦壁以積其之賦顯自今
觀之滁山猶大山也亦壁猶大水也而遇文章鉅
公豈非幸甚哉然其間與不遇則有矣不幸存焉
無聞焉山是皆其間與不遇之名山秀水不幸其
地其滅而無聞其滅故若乃天台之勝得附能
言之士以聞于世則名非過情然視夫托非其地

泯滅而無聞者亦不為非幸矣嗟乎豈直山川然
哉士生斯世幸而獲遇若伊尹之于湯呂望之于
文王諸葛之于昭烈古今數人而已矣何吐握之
風日漸以微岩穴之士豈無抱經濟之才流落不
偶而與遺珠之嘆者乎揚於王庭固皆一時之選
然其間豈無德薄而位尊力少而任重卒貽覆餗
之羞者乎則幸與不幸又其大焉者矣予于此竊
有所感故僭及之梅壑名滅字子良嘗著山川昆
虫百詠重修天台詩選蓋亦不
幸而不遇者歟黃岩王曠撰

李素天台勝紀序

予家居時見達人遊士間所序列名山氣多至譚
靈異則東南諸勝必首天台山如孫公一賦眾妙
悉矣遐思夢遊不知凡幾恨耳之而未日之也迨
己丑歲叨承簡命黍牧茲土惟時同志者悉相慶
日若斯往也行將涉桃源跨石橋登華頂奇觀在
目至人可招誠希邁已聞守仙跡鄭宰芳踪君其

踵之乎予笑而答曰斯非吾所期祇以酬宿願且他日得持以報諸君耳既而策蹇之台則邑值荒歉者累歲兼以路當孔道案牘旁午即自公有退食不暇者暇為登臨計平時幸而追隨于從遊公車者之後僕也然與與皂之忙供應之辦心勞而疲亦竟弗得以縱目達觀甚者瞬息間旋忘其處所矣噫昔耳之而未目之為恨今日之而身又未能遍歷其詳即客有問台山之勝者予將何辭以應爰是搜天台舊錄謀諸廣文陳君輒用已意簡別而刪定之列于圖附以諸名公之吟詠山峙川流指掌可視仙區佛窟觸目可知天台靈異諸跡不惟籍是而益彰設有問及者予亦得以次第陳之而不負為此地東道主人矣且使履斯境者見之而快心于既往未至于斯者見之而慨慕于將來即遐陬僻壤不可得至者亦據是而得臥遊焉斯于寰宇遊士尚亦有助也已雖然台之境稱奇絕矣而台民則疲困之甚也遊玩斯者誠念餼廩我者皆民之膏脂奔役我者皆民之助力少存一

節省心以葆全吾民俾得寧土幹而居則山川景物將依人而並勝矣不然饑弗食勞弗息又不將使人聞車馬之音羽蓋之美舉疾首蹙額而不願見即瓊臺雙闕何補于閭閻哉又何樂于有此境為也觀風者幸留心焉萬曆辛卯月日靈陽李素撰

顧起元天台山志序

史莫良于志天地人物禮樂刑名至奧渺穎曠矣然而圖謀度數存焉虛可稽也實可錄也苟擅三長寧出四善哉志莫良于山紀載之難有數端焉猿棲熊館鳥通蛇盤蠟屐從所未經樵斧由來罕到即有幽奇何緣觀觀雁宕徑闢于宋年黃海道登于明代非其驗歟故真見難詳自昌黎慟哭于落雁之峯王陽回馭于羊腸之阪文人墨客往也心快臥遊具窮濟勝毋椒翠翳月澄天崖祇標異于登高眺遠之篇問問奇于牧豎樵夫之口言之若夢槩乎有聞信耳既非任目逾舛山之真形從

是遁矣故傳聞難據時易世移陵虛谷實嘑隨方
改字以俗訛石翳蘇中疇觀神清之洞門潛水底
詎窺小有之天或古有而今無或此非而彼是文
士疑而莫質野老沿而不知辨而析焉良未易也
故考証難精經丘尋壑引勝流覽攀木棧藟必資
曠日而或輜軒欲駕恨束馬之未能杖履以遊虞
羸糧之不繼非倥偬而靡暇即悵望而無力徒遙
想于冥搜曷散懷于奮藻故結撰難富兼而有之
者其惟無盡大師之志天台乎師以法中龍象坐
大道場以舌上珠璣作大佛事臨舊志之未廣想
靈跡之無徵析竹晨編然松暝寫緝為山志數十
萬言自山名以及文章有涉茲山者剛不採其故
實綴彼菁藻至名教之真文高人之遺韻尤加詳
焉頃以請藏金陵屬子為序子受而卒業向之所
難今之所易可謂冥通連絡潛鏡山靈勒遐貫于
清都垂洪謨于法界者矣蓋其住山三紀振錫于
峯徧尋不死之庭畢踐無人之境有勝必劣無險
不陟與夫目游未奇耳剽多妄者異矣而又羅對

之字譜入搜羅桐桂之錢咸資考索且日探月歷
神畫形摹以故其樹金松同檢桐君之籙墨池茶
圃雙甄管子之題巨細不遺名實無爽又何有攷
之未精撰焉未備者乎嗟乎覽應節之記如禪岱
宗披王履之圖若臨仙掌猶曰地以文奇境因語
麗耳至若道元之註水經旁洽異書靈運之賦山
居廣陳奇物千載而下等諷詠于登陟婉簡冊于
丹青志而若斯已已偉矣師之天台庶幾是乎若
夫精詮教貫宏闡宗風霏法雨于松樞霏慈雲于
羅幌花飄座側樂鼓空中斯又地靈以人傑逾章
山筍與海藏同久者也彼楊銜常記伽藍慧遠曾
經盧阜厥稱著矣豈如斯志名奇區中理存方外
將使絕粒茹芝之客默引瑤梯餐風味
道之侶群登寶筏者哉江寧顧起元撰

陳函輝天台詩選序

天台之聞于天下也自孫興公一賦始也然漢即
有高蔡齊又有顧歡隱居其內翹而上之天冠應

真之開招韋卿子喬之神通晨肇耦而遊仙曇顛
分而衍教台山不久以異跡著乎宇內八垓共宗
五嶽若言及石梁華頂之勝則群望俱俯首而揖
讓之夫洞天之爲天寶也福地之爲地靈也其指
可屈也而在台山不一而足也台以天名上應泰
符之階下禪星鳥之瑞天縱之矣詩曰維岳降神
生甫及申名山不產異人是頑石也則名人之所
以報名山肅爽疑而菁華吐其大者爲高勳偉烈
忠臣孝子之光而其次卽散觀于騷人高士金石
聳歌之緒日星布彩川岳出雲其氣然也輝考古
人之咏天台如沈隱侯徐孝穆之諸記李巨仁孟
浩然元綴之之諸篇碑薛未湮星灑猶兀顧任翻
三過終非卜築之幽居天姥一吟仍屬夢遊之逸
客惟吾友許帶存先生所選詩集始自宋之二
劉下逮我明之今日或標舉一家之英或近取一
邑之乘而餘卽台郡名賢皆不得以闌入焉在台
言台明岩檣溪之結秀生動鬚眉赤霞瀑布之爭
奇淵源昭穆言善必及其祖先言文必舉其家傳

訓國人以孝悌之道而闡名岳以誕孕之房在是
集矣其詩以有所刪訂則必言選而亦有佚于選
以外者亦有怨于選以內者父兄子弟之教闕文
徵獻之方也然合乎詩以論山山爲五宗之伯仲
詩亦六代之裔苗非金庭玉京之秘無以發爲物
華非巨卿才子之章無以抒爲邦彥誰謂一隅之
爲邇昔乎自茲以往代興復霸夫豈乏人筆橐
家猷以扶大雅吾于繼起之後賢不能無望矣

陳函輝醉夢人遺稿

白盤古後到今醉與夢蓋兩鄉也而其都居不遠
善遊者常得躋其深處昔人于醉鄉奉儀狄爲君
杜康爲相而以阮步兵陶淵明王無功諸人配之
睡鄉中尸祝漆園吏爲聖人而以陳希夔蘇東坡
諸人附庸焉若是乎親炙而問風之不易也予家
近天台天姥嶺頭是李太白夢遊之地太白斗酒
百篇自稱臣是酒中仙然則醉夢兩國中當俎豆
其人否耶天台有許警弱先生者今之與天爲徒

者也先生未書玉樓時予猶得一御元禮門而拜
龐公于床下見其人油也莊也陶也陽也藹然如
坐春風而一談忠孝節烈之槩則毅然形于色此
可純謂之醉夢人乎語云深山孤寂聊以養和言
醉也莊云真人之息以踵言夢也先生自作醉夢
人傳云平生于外物無所好惟好讀書併觀古人
行事之跡又云家故貧不能治產業日用饗殮時
有不給未嘗戚也見于顏面而先生自贊曰醉不
以酒夢不涉睡祇抱寸衷之不欺與古人而相對
然則先主殆于醉鄉夢鄉中得道而非世之終日
昏也者比也昔人之老于糟丘隱于黑甜者多矣
至于人生出處之大節君子取與之大閑獨立挺
然凜凜不少假借如此則雖醉二參而睡千日亦
何害乎先王多所著述若續偶言一帙勘破獨醒
衆醉之關打開古昭今昏之界全以心光古德提
覺世人其所撰詩若文陶寫性靈真有安貧樂道
之趣非但如陽五鄭祭唐伯虎之流但以打油腔
混世也先生竟以窮死君平棄世東方慢世也亦

未能知之而其嗣君惺存兄能守其遺志讀父書
其小阮帶有兄予同社友也向執經先生之門稱
高足今刻其遺稿以表章先生龍臥鴻冥之素心
先生有賢子弟芝蘭生于階庭雖以逸民終予知
先生無憾矣函輝卒業而有感焉賢者不能享大
年而公其書以壽世詩曰尚有典型非虛言也遂
為述其生平而弁于簡
端小寒山陳函輝書

許鳴遠天台詩選後序

天台先正詩無論顧張王展諸君子失傳卽南渡
後黃侍制宋閣學賈正叔靜學太祖幽忠錄表見
于邑乘者亦多淹沒潘梅壑先生彙集之夏赤城
先生有序惟時已不能多得之久遠矣迄今百餘
年手編殘蝕後學目不經見慮併此近今者而失
之因登之剗劂以永其傳重加蒐補間入仙釋及
占籍之士共得詩若干卷高者似華頂之嶽先深
者似石梁之崩注悲壯似瓊臺之孤清曠逸似挑

源之閒懶藻采分披又似赤城之秀麗或以詩傳
或以人傳總之于聲沉響滅之餘寄高山仰止之
意遺之後人遂及他善某功某德以不沒台山之
靈云爾彼聞遠不忘機者句雖工不錄選詩之中
猶重旌品願吾台士各相淬勵立德立功俾台山
因我而益重毋使我因台山而重也更于先正有
光焉許鳴遠書
于緒霞溪房

莊喬新碧天吟稿序

碧天道人者何天台女郎潘氏所自號也女郎善
爲詩不下數千百首其存後者僅此爾嘗讀毛詩
怪其三百餘篇而關雎出自宮人之口乃居其首
何也夫樂不淫哀不傷吾夫子每艷稱之詎非調
咏之道從性情出者爲正耶後世習此道者若
氏希孟朱氏淑真輩稍涉藻繪而獨碧天之詩
稟自然不事雕飾眼前景口頭語皆爲妙諦察其
衷情似無滌傷二者之病嗚呼是可傳也予司教

三台間聞碧天名求其詩止見桃源二絕卓有骨
力予正欲得其全稿而遍覽之偶爾其孫裘秀卿
出其家藏刻本示予亦止六十餘首然字畫多漫
漶而秀卿欲爲重梓問序于予予曰故爲引其端若
此碧天爲山東學憲潘禎之女禎號留鶴兄弟俱
以進士起家得壻爲裘西川名致中貢生
選李館早殤而裘之先世諱淳者中宋開禧六年
甲榜第三人入我明來叅淑登一以進士一以鄉
薦歎歷中外俱有聲績兩家皆衣冠仕族簪纓一
時爲盛由此想之則夫謹姪訓于內室咏飛雪于
閒庭其所成就茲聞闡者功
又焉可誣哉四明莊喬新撰

國朝

趙廷錫重修城隍廟序

粵考祀典天子主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祀其境內
故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非此則淫且僭而祭

義所載有功德于民者祀之以勞定國者祀之以
死勤事者祀之以能禦大災捍大患者祀之蓋此
理千古為昭然所恃以奠土寧民者義不止此歷
代建邦啓宇疆域攸分而雉堞巍巍蛇蟻濼濼載
築載鑿為天子畫疆而理者必贊幽明實共任之
試觀城不覆隍則宮無曠職且無失業所由食庇
其下者歲有祀時有祭朔與望時瞻禮焉古今寧
二祭歟余自受命分牧以來考赤城舊址上應台
星下列洞天誠神明奧區循例謁誓而入廟思恭
盟心自矢斷不敢以欺吾民者欺吾神也其有靈
實式憑之然對越之餘每一瞻眺雖廟貌弘厥年
久因循殊非所以妥靈爽而隆報稱滄然久之因
力役征繕悉索一時不思以應吾神者病吾民但
修復之志未嘗一日忘也適裕者僉謀而協然以
修復是任請序于余也余曰噫是士民之志也是予
之責也抑予之志也余治台于明神治台于幽余
之質對昭格者在于斯士民之謹凜威命朝夕趨
踰者無不在于斯各慮木屑之助以樂觀厥成使

殿堦旭麗棟牖翬飛瞻禮之下以妥以侑余政教
之所不逮者神其有以輔宰之虫也之眾賞不能
勸刑不能禁者神其有默化之于以禦大災捍大
患以施功德于民是神之協贊幽明者正無已也
余亦可籍手以免廩曠羞庶無負當年信心以信
吾民信吾神之初意可爾寧徒循廟祀之故事云
乎哉是為序

郡守鮑復泰三台采風詩序

嘗考六經之書聖人所以垂教獨詩道性情與觀
群怨托物比類意旨遙深皆原本忠孝感動幽微
使人流連諷詠不自知其性情之何以至風俗之
何以正也然則風雅一途實與文章理道同條共
貫未可岐而視之自設制科以來經生家習于括
帖西河行教不能徧曉或薄詞賦為雕虫或採聲
華而炫俗此亦古今學術得失之林風俗貞慝之
會歟余叨牧三台首以興行教化為務集多士課

菽進而與言温厚和平之旨偶以題徵之同志庶振三百遺音發六代逸響彙刻成書命名采風

海

廷非止供輶軒之博覽已耳矧三台山川靈秀江

海為其襟帶巒岫為其精華縉紳先生及諸名宿

挺生其間又有鳴琴仙吏青壇學博羽客縉流咸

得鍾淑正氣風俗淳龐以故矢口成詩莫不金聲

玉振激昂千古猗歟盛哉余不揣固陋即為選擇

悉從六經之旨得其源流雖雜錯之變靡窮官商

之奏不一悉造昔人堂室可質之天下後世豈特

三台霞鬱雲蒸為傑作也哉將見

天子采供清廟明堂成此一代雅奏則采風一詩

自應不朽余與同人俱藉采風詩以傳也亟壽梨

棗附六經而問世誰曰不宐書康熙己未重陽前

一日三韓滙亭

鮑復泰謹撰

潘璋續修縣志後序

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固也然史有褒貶而志止載事實其得史之義而隱焉者乎台志自宋迄明凡數修歷今八十餘年而未續疆域山川猶昔也田疇井里猶昔也至於政事之敷施人才之表見風俗之趨尚閭閻之蓋藏徵輸之旁午荏苒之寧

故無聞後將奚考則志焉可以不修而修之又烏可以不急今幸

朝廷右文王路蕩平車書畫一大修一統志之命下

及山城洵千載一時也幸值玉譜趙父母董其事

合紳衿名宿皆一時之良於是缺者補軼者續繁

者刪簡者綴聿觀厥成余以釋褐南旋欣逢其會

爰拜手颺言以附末簡緬惟宰茲士與生斯地者

有治人治於人之分然未有不自上為之主而下

得安其業者也何利之當興何弊之宜革何以使

終歲勤動之眾不致嘆於俯仰之無資何以令驛

騷驅馳之夫得美更於輪蹄之稍息孰為保障而

永桐鄉之思孰為忠良而膺綸褒之錫秀民蜚黷

天台縣志 卷一三 序

序之聲嘉師重憲養之望芳模具在展卷犁然寧
 不有毅然思奮惕然自勵者乎則安得謂史有褒
 譏志載事寔不足以有裨於世道人心也哉願宰
 茲土與生斯地者人置一編斯夕自考未必非返
 僕還淳之一机也如以為踵述陳言束之高閣徒
 供轡軒之使藉以抹風曠達之賢資之弔古則亦
 無煩此卷帙
 為矣是為序

天... 卷... 記... 蓋

記

梁

沈約桐柏山金庭觀碑記

若夫上元奧遠言象斯絕金簡玉字之書元霜絳
 雪之寶俗士所不能窺學徒不敢輕眇非天稟上
 才未易可擬自惟凡劣識鑿鮮窮早向幽遐蠲棄
 情累留夢林樾託分鳥魚既遠出天台定居茲嶺
 所竭之山實鑿桐柏仰出星河上參倒景高崖萬
 仞邃澗千迴翹心屬念晚臥晨起採三芝而延佇
 飛九丹而宴息乘鳧輕舉留易忘歸銘曰日為車
 馬芝成宮觀虹旌拂月龍輶漸漢萬春方華千齡

唐 且始

天... 系... 卷... 記... 六

王展白郎巖記

白郎岩因神姓名也在天台山西東抵唐興縣三十里長慶四年秋風雨不應候土產之物焦乾幾七八農人愁毒相視不聊生自浙東數郡咸然縣今白餘豐曰某竊長斯邑邑人愁毒猶吾愁毒也將禱於名山顧其遠某始至時經于白郎岩異狀深黑鬼峭疑有神宅焉因探其端得寺記知白郎神事因請法師普耀所憇岩側虔祝禮請未及竟有異物自穴出黑首高眶素臆錦脊其顧視昂昂之勢若龍若蛇不驚不搖受祝而退其夕降甚雨居數日物反秀綠自寶曆元年更復旱縣令求去年之祥名邑居客與同往祝請其年六月十八日是物復自穴出一如去年狀加四足焉足成掌爪若欲擎矯是夕復降甚雨異哉其神明與神必依山山川山川不崛神不依焉受祝惟神禱不精誠神不歆焉天與神通神非真正天不應焉縣令與丞非尊官也能一精專于下而通天降神其應如

射豈細事耶足以誨天下之慢易者展適在山野獲同觀焉因記其年月于是岩之側寶曆元年八月

宋記

鄭至道劉阮洞記

劉阮洞其傳久矣余竊邑于此訪于故老往往不知其所在此按圖得之以詢護國寺僧僧曰洞居寺之東北二里斜行出谷隱于榛莽間人跡罕及景祐中明照大師嘗採藥見金橋跨水光彩眩目有未及笄二女戲于水上如劉阮所見此水仙之洞府也元祐二年春迺鑿山開水立亭于其上環亭夾道植桃數百本所以追遺跡續故事也越明年三月寺僧報桃盛開并以其景物求名焉余率縣尉郭君彥文輩幅巾杖藜徜徉行歌沿澗而上觀綠波之漣漪聽寒音之潺湲微風過之餘韻清

遠飄然猶解珮環而朝玉闕也名之曰鳴玉澗
 澗之東有場植桃數畦落英繽紛點綴芳草流紅
 縹緲隨水而下此昔人食桃輕舉之地也名之曰
 桃花場自場以北行數百步攢峯疊翠左右迴擁
 中有澗流隨山曲折而遊人之道從之水窮道盡
 則有潭淵澄可鑒群山倒影浮碧搖蕩中有洞門
 潛通山底其深不測此寺僧見金橋之地也名之
 曰金橋潭之南許水淺見沙中有盤石三不沒
 水者數寸可坐以飲自上流盃必經三石之間俯
 而掇之如在几案此群仙會飲之地也名之曰會
 仙石據石之端仰而視之三峯鼎峙峻極雲漢寒
 光襲人虛碧相映危崖蕩花紅雨散亂其東峯則
 孤聳峭拔上有雙石如縮鬣髻名之曰雙女峯其
 兩峯則壁立于尋上連巨嶽朝陽方升先得清照
 遂名之曰迎陽峯其中峯以雙女迎陽為之輔翼
 群山之翠合而有之名之曰合翠峯三峯之間林
 麓疎廣草石瑰異左連瓊臺雙闕之山右接石橋
 合澗之水採芝茹木擷翠佩芳杖履輕而白雲隨

笑語高而山谷應倏然而往直欲跨兩鳧御清風
 而不知塵境之昇蹙也名之曰迷仙場自場以出
 至于迎陽峯下有石偃于山腹廣袤數丈因結亭
 于其上前臨清流瓦影浮動魚跳圓波光弄樽俎
 浮盃之迹顧指在目遂名之曰浮盃亭是日也天
 氣清朗東風和暢岩端過雨疎雲留日余與諸君
 携茵藉壺觴上登崔嵬下弄清淺流觴藉草惟
 興所適山殺野菽具于臨時膾靈溪之鱗茹金庭
 之蕨無備具之勞也掛衣長松落帽幽石帶慵則
 披衣履倦則洗足解衣漉酒玉山自頽無衣冠之
 肅也意所欲飲命樽注之一引而盡量窮則止無
 鐘鼓之節也酒酣浩歌聲振林木音無宮商惟意
 所適樵夫牧豎為之捫高崖履危石荷柯倚策而
 視之彼鳥知其非劉氏之子阮氏之孫歟洞府之
 未廣而復為山間之遊乎既而夕陽西傾暮烟四
 塞澗大之景恍若失之于是尋雲路尋驂松月
 照人金影破碎遙聞雞犬乃悟人間諸君皆慷慨
 而驚起顧而語疑夫陵谷之更變而時代之遷易

也時郭彥文立馬謂余曰數千百年湮沒之迹自公發之可無文以紀之乎余病夫山水清而文辭俗京物富而才思窮不能盡洞中之幽趣固辭不獲免乃書其所見以塞來命若夫寫難名之景發不盡之意則諸君之雅詠在焉非余之所能道也

韓元吉縣令題名記

寓天下之治曰郡與縣其簿書期會獄訟米鹽之職縣實百于郡蓋郡則有椽有曹各司其局而守特視其成焉縣之官縣丞主簿尉與令為四號為通其事然令兼按察丞王簿尉掌治各有他例不能分總縣務甚劇悉萃于令旦起鬪訟者立庭下枚數其牒昨焉已不勝其煩獄之辭畢聽而後蔽暇則督民賦課出納謹帳簿官廩士學成兵役隸月會而須給縣或當孔道執券而候驛者日羅列廡序持文檄相恐動赭皂之衣滿前間有卒辦必取具于常賦之外上官便文自安不問所從來民

噴語則以咎令又為令者秩不過七八品勢力界甚里居之豪寓公之貴相與狙詐詿誤騰謗讟者令以營其私不則搖撼器謀必使之去而後已今之闕榜于詮曹者率數十閱歲踰時皆憚不敢脫然國家之制由選調而更京朝必歷令而正其資號曰親民比歲益嚴其格往七不得命為他官由是士而勉強自勵其才以試于縣紹興二十五年吾兄子雲始為令于天台以為天台極二浙之東南其地富山水玉京金庭皆天下勝觀可以乘吏役之休處禪訪道從隱君子游資祿以養親且應夫令之名而已至而倥傯亦不暇給既而嘆曰縣顧有劇易事無不可為者因為之竭日夜之力疏剔刮磨不務表暴之意而持之未幾吏亦坦坦向化始得從事于文墨之間而縣之前令名氏漫不可攷及訪諸塔廟之題識推以案牘之歲月得其可見者自鄭至道而下纔二十有二人將礪石刻于廳事之左元吉方學邑于建安從吾兄而問政因書其事以為題名之始云紹興二十七年二月

二日

陳襄重建文廟記

孔子聖人之大備者也使得百里之國以為政于天下雖堯舜不可及已為天子者不以有已聽命以治其國則必期月而為諸侯者不以有已聽命以治其國則必期月而為諸侯矣惜乎天民之不遇命也目唐以來天下郡縣始立先師孔子廟追尊王爵春秋釋奠天子以下皆執弟子禮世以為尊用孔子之道如是豈其然也生而有盛德于民死以祭禮報之如曰尊用其道則未也天下之文弊久矣目周以迄于今空黜浮偽尚忠實百物或有失職者安正名王澤或有壅滯者空任大臣遠邪佞官政或有冗濫者空官賢者以黜不賢者教或有未洽者空興學校隆師儒禮或有未修者空教民寇婚喪祭樂或有未作者空正五聲十二律放蕩術之音豪傑有或未出者空拔賢才舉逸民鯨寡孤獨

或有未養者空弛舍禁授田以制取財以節民之蠹或有未去者斥佛老盜賊之患或有未息者則空足兵若用子之道則必先于此數者夫能立廟以守其祭尚末為得體而况于用乎天台縣有孔子廟不修縣今石牧之始至歲十月相正殿塑孔子南向左右十哲自顏曾以下餘門弟子六十有一人與諸儒傳經者二十有二人皆圖諸壁間各以其追爵等降如周之服冕圭璧惟孟軻荀况楊雄韓愈氏服儒服焉中樹講堂圖古之輿服禮樂之器于其兩壁間又設學舍師生講習咸有位序祭器在西房庖厨在東房周迴門廓環以墻垣又考古器作籩豆簋簠罍爵之屬十月二月廟成明年春釋奠入而行禮生徒與事品物如制圖象尊嚴籩豆新嘉神明燕喜人物觀化先茲邑民不識儒學又故廟湫隘與民雜居侮慢不尊至是耳目開覺始有學者嗟乎石君可謂有志矣區區于小邑而能為孔子立廟制度以禮春秋

以時祀之俾民不忘是已無愧于心如其欲用孔子則天也非人之所能及也天不欲以斯道覺斯民則已矣乎如欲以斯道覺斯民也則石君之志吾知其必有遇矣樞密直學士古靈陳襄記

陳騭臨川橋記

臨川王公琰紹興三十二年春緒一鉅章以荆國文公濟天下之緒餘濟天台越隆興元年冬十月甲戌新作橋于邑西之谿從民欲也谿距邑亭可一里源自五峯雙澗北迤而至衆山複迷傍流轉委會霖潦則激焉如轟湧焉如奔防隄室廬蕩如也平時馬涉則濡纓負涉則濡橐聯約以度歲作歲地編氓苦其役行旅咨怨前後尉李琰李異俱有建橋之役作百丈隄以捍衝溢功竟弗濟後爲令者睥睨難之迨公之來嘆曰大害也不在我乎大抵銳于上功者利在亟成以要虛名不爲遠計今公則否乃會費五百萬錢出俸四十萬爲邑先源七而應數則充矣爰卽故址相之然後奠之奠

之然後營之斲者鑿者陶者埴者埴者築從焉非驅作焉非督公曰有橋事者與乎有焉毋納其力穹石以爲楹植之屹如也魁以塗贊欲其確也尺如也璧以培石欲其翠也然尺一十有九何其博之有五十何其修之勇也然尺一十有九何其博之衍衍然尺二十有五可其高之岌也然復亭其上迺爲迺飭乃敞乃奕可以息行邁可以樂暇閒可以遠眺望卓哉美乎疑混物初剖有此壯觀非人力能爲也二年閏月丙辰告成公廼率僚友觀焉曰吾與諸君旣作于斯僉曰大夫之力也名則在大夫士之豪民之耆老于時咸在翕然告曰願卽以臨川名表公功也詩旣獲遂歌以落之曰壯哉滄溟跨蛟龍麗以霄漢垂蹄竦疑若有神施磨礧鞏鞏然不動嶄華崧環瞻山幄凝翠空俯睨溪紋織微風夜半橫浮沆瀣中朝來搨應扶桑紅車馬颯沓西後東宏規碩刹緊誰功竟將大年壽我公願與此橋俱無窮

曹勛重修桐柏觀記

天台山之右曰桐柏自地距洞門幾十里始至其上重復輿區別為室所西山如城郭不假除治雲聳壁立天造地設中則葛仙翁鍊丹之居至唐司馬子微大營宮宇設虛皇滌以安初疏玉霄峯直其東瓊臺峙其西靈府方瀛奠其北中有瀑水飛流噴沫勢若萬馬奔而南卜四時岩浩垂若天紳居人行客彌望不極故真誥謂越之桐柏實金庭洞天養真之福境上真主領以會群仙固非尋常山川惟龍蛇所處是以高接上漢深隱九霄控引天地錯綜今古包括形勢不與外塵相關苟非棲神養素之士則不能少留烟霞間僕比丐閑稅鞅踰月都忘俗駕因見屋宇闕五代至今無不損弊而象 往淪剝欲力為勸緣營建時觀門都監石慶端道副正厲永年石葆璋皆捧手相勉誠山門不世之幸獨葆璋願竭力任土木之役固敢懈怠于是六七年中專以觀事求在位者得大

師和王楊公并其子敷文閣待制俛泊僕悉出俸錢擴殿廊基各增闊丈餘創為高廣顯闊修廊又摹古石本繪度人經象于壁改造三清正殿及命工粧彩棟宇俾之侷象于壁改造三清正殿及命塑睥穆增舊金翠以至立三官殿移齋堂為鉅費可容千眾并敞東西兩客館以待過賓撤去外戶如中都上清之制宏啓三門塑龍虎君率極雄傑展立櫺星門以拱耽七之勢覺青崖丹壑松竹幽積隱居道師悉蘊和氣道士唐知章以錢氏手寫金銀字道經出私錢建藏并殿由是內外堂宇皆備良材堅甃文石五金之用自重山而下扛木累土于上及諸綵繪等約費千萬崇廈岌業翹鴟相直如出于浮空紫翠之中粲然一新真九清仙聖之攸居萬靈威神之所御岩岩翼翬飛宏耀化成中天來居來遊者皆道念超勝殆若靈仙飛化無不懷凌虛靜一之志遂可日與道眾陞殿香火仰祝 天子萬壽為閱世無窮之道場豈不休哉故一山淨友觀感而化以勝增善平日慵墮嗜食之

徒皆磨礪淬厲期合于真遊詠道德卒皆修整得
 慈儉三寶之益問其教則精勤持誦皆不踰矩入
 于堂則戒臘有序無相奪倫與之語則氣貌清潔
 漸入仙宗其于負荷至要隨時樂道可以副紫陽
 新宮之文而山卿有不無辭以言其詳也僕晚暮
 之景得相與成茲勝事因為原本極始敘得人任
 職比舊修創增易之難刻于堅珉以示將來葆璋
 常曰剝心歷膽每無忘于興造有日矣然未遇知
 音果上真垂憐肯助比功也或者以桐柏在浙東
 甯號名觀扶晨暉霄緌山降九龍之駕辟非素景
 陽策三公之衛至朝廷則鉅公顯人每為均逸提
 領之所又閩廣湖湘多取便道車馬遊訪項背相
 屬賓從棲止視餘處為尤煩詎可隘陋徒示虛無
 且復吾教惟言清淨淡泊非有死生禍福為警世
 資取之方獨有際遇賢智心規亮清始方求建易
 典作覲接續真境弗遂厥績所以陪難以時也噫
 不避衆人之謗不虛一日之供躬役土木載新靜
 域能畢力而不憚者葆璋是已豈不賢于坐視以

待其廢隳哉後之繼者倘不忘前人之功俾道衆
 晨夕瞻禮安于寢息而保希夷之樂亦始事者之
 幸必不獲譴于洞天福地矣尚監于茲僕停鞅方
 外野鶴閑雲蘿月松風放意身世寄言蕪類且勸
 方來爾其諸梗槩覽者當有得于斯文亢道四年
 歲在戊子清明日大尉昭信軍節度使譙郡公致
 仕曹
 勛撰

丁可福田莊記

耕而食生者所以為養浮屠氏作迺衣食于持鉢
 其說行其與多斯民以耳目為信向龜手繭足楮
 楮朝夕輟口腹懽喜以為養釋氏安焉于是議者
 始以不耕少釋氏伊菴權師來天台主萬年方外
 禪衲雲闐霧合師謂其徒了性曰來者多食指奈
 何吾觀大舍之陽羅漢之麓淖泥之泯去寺數里
 兩山陰雪棘風林夾徑深老木千尋伏虺匿
 蝮行邁寒心汝其屏除叢灌攘剔芟樸高可以藝

下可以殖大舍之左平田之東洩瀑之上去寺一
舍四山低回不險既夷土膏水深原田每七管茅
莽葦風雨叢滋汝其雍翳蒼荆蓊鬱可以經理溝
塍井畫疆塲于是巨室豪家具以爲宏接軫踵轂
委貲散金迤邐風靡贊喜無數性曰原隰與區無
有垠墦施者有限疲人力于一役如其憊何迺訪
故老尋廢址築莊于平田洩上曰福田爲屋一區
堂廡庫庖兩序具備存施錢千緡爲毋以倡子歲
取贏焉因農隙廣墾畝其本不搖而力有餘地歲
浸久且將凋鏤給飭盡爲阡陌高下封畛綦布綺
錯利可旣哉性以其說求記于可且曰萬年舊得
額曰福田今以名莊示反本也鑿施者姓名于碑
陰示不忘本也可曰吾固不肯夫總七之不耕汝
知本哉三嘆而爲之記中書舍人王卿月書郡守
趙汝愚
題蓋

宋之瑞竹真亭記

石梁勝冠台隴實五百應真示現之地故其下龍
湫特靈遇禱輒嚮答第山徑堯崩披藜取道往往
就曇華亭望拜從高瞰下于禮弗虔去歲冬十一
月縣令丁大榮始至展謁顛瞻惕然乃捐縣帑百
千委任持萬年寺僧智海卽潭之隙度地建亭榜
曰竹真于是夷險鋤荒護以欄楯今年夏五月不
雨種猶未入土今集緇黃躬諸新亭伏謁致拜告
起未竟忽有龜大如覆盂出沒波面已而投刺下
墜若有物掣而取之觀者駭異須臾龜復出遊遂
迎以歸越二日雨大霧霏四郊霑足稚耄歡喜莫
不感神之休頌令之德刻山石以彰永久之瑞
竊謂山水佳處居官類多築臺抗榭務爲遊觀斯
亭之建意獨不爾矧中書之信尚及豚魚宜乎淵
潛効靈厥應昭卓是可言矣舊傳石梁則有蓋竹
洞天湮沒踰二百年往歲何公偁持節登按嘗夢
遊其地訪求不獲是行也尹窮探偶得之洞深可
二丈餘中有二硤穹窿幽邃下視攢峯疊嶂如列
面屏又得曇猷厥初修道遺址于蕪穢蒼莽中見

謀朔亭以嚴奉事而易置今巷為龍君祠一日天
地秘藏軒豁呈露以是知境亦終晦待人而顯故
并書之嘉泰元年六月望日記

宋之瑞助濟倉記

國家惠養元元故詔天下郡縣置常平義倉為凶
荒備所由來尚矣法令至嚴猶有擅移侵用之弊
蓋未聞推廣德意又從而附益之者也今之為令
迫于簿書期會往也先催科而後撫字追呼鞭笞
窮日夜之力猶懼弗給幸而集事則世指為能吏
要不過盼也然數日待更其甚健者則肆為椎剝
務求增羨藉以供苞苴而飾厨傳否則神鬼變化
暨秩滿席捲而去尚奚暇憂深思遠以遺後日之
甘棠哉昆陵丁君大榮天資開敏勇于立事自為
初官已有能稱始至茲邑少施游刃賦裕如既
而新縣庠闢公宇與梁濟涉細大畢舉邑介冠蓋
之衝丁夫困于差借貸無虛日白郡亟免人以奠

居公曰是第見吾姑辨目前耳曾獲識吾經
民之意深維是邑地編民貧富至素竿蓄藏
不登飢民嗷也率仰食縣官公庾賑乏所出有
當是時今雖惻然疚懷而惶駭四顧搏手無策其
勢决致流徙公通練世故具知閭里疾苦下車以
來痛節浮費一載有奇除用度外尚贏三千緡乃
預于縣側創屋十間以助濟名會隣邑大熟遂糶
穀三千二百石以實之仍括責公田連租歲可百
石蓋方增未已也脫遇早暵雖未能獨以予民而
裁價賤糶式遏翔湧庶幾子木則景長有餘蓄
為常平義倉之助其措畫如此謹者謂公之用
信美矣如後繼何某竊謂士大夫孰不慕為仁而
安于忍焉可盡証矧縣令號父
鞠子者倘坐視民病如秦越之肥瘠忍人矣推
是以往則生于其心害于其政
而已昔春秋魯僖公三月不雨而
閔雨也以其有志乎民也大槩
心焉耳如慮後人之墮廢而內
沮中輟則動輒退

縮抑何事之可為識者思是也
得公用心且以
占公異日官愈大則及
愈也惟臺詣門有請謂
今之德庸可無紀某邑人
也不得辭嘉泰元年十
月太中大夫徽猷閣待制
提舉建寧府一夷山冲
佑觀天台郡開國子食邑
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宋之
瑞記并書

李瀾綸善利真人祠記

雨暘晦明之候豐稔荒歉之數皆繫于陰陽司于
人物非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者孰能嘘吸變
動宰制役使之耶歲己未夏六月天台郡大旱禾
稼將稿徧走群望不應民以怨嗟郡請通軍州事
李彙詣桐柏山崇道觀迎元應善利真人像入城
新禱將至山雲氣四合風雷倏起左右駭觀及境
雨澤沾足遂獲秋成郡考覈自政和間始稱之因
兼前後累有靈效上之朝命褒稱善利郡人歡呼
願書其事按載籍真人周靈王之子晉喬或其字
也靈王有子三十八人晉太子也嘗以諫疏陳川

學之說後受飛解之道去入緱氏山遺言將賓帝
所圖經云為右弼真人登侍帝宸司天台水旱故
一方之人敬事且有期應也陶隱居稱桐柏山在
會稽東海內有金庭誠不死之福鄉方圓四十里
常有黃雲覆之木則蘓牙琳碧泉則石髓金漿其
山盡五色金也孫興公賦云天台蓋山嶽之神秀
元聖之所游化靈仙之所窟宅也陶隱居又稱越
桐柏之金庭吳句曲之金陵養真之福境成仙之
靈墟其詩云三宿麗天序二金標地靈真誥載真
人往來吳越棲宴兩金其說甚詳惟真人能
以陰陽事物之理利害休戚之說告于王厭世上
賓逸數千載猶能以雨暘惠澤及于民輕舉遠遊
擁雲氣跨飛龍出乎六合之外而靈通妙應膺
蠶之報一皆曲應人寰真入之道亦博矣子所以
考詳而並載非特寵之上既為一方之榮蓋欲夫
為道齋精神光德業久而不替可以贊化育叅天
地靈為星辰妙為造化而為吏為民者知幽冥之
間不可欺昧天地鬼神鑒之在上質之在旁精誠
之應

速于影響善惡之報顯如黑白如是之不可誣也庸可以不書紹興十一年三月初一日記

裘淳漏澤園記

宋以仁厚為天下列聖一心身在深宮澤流朽壤建隆之治嚴火葬之禁崇寧之治恢澤園之恩實德宏模參高埒厚其間如文忠公富弼叢冢于河朔清獻公趙抃藏暴骨于信安君臣上下率于此皇也焉亦當推原其故乎訪于周岐諮于呂令伐木而棺則有若黃霸習地而葬則有若曹褒陳寵絕西洛之聲賀蘭祥感南荆之雨夫政之先務固多端矣而仁人君子恩斯閔斯如恐不及非能合人已于一體貫幽顯于一途念寧復到此哉明謨遠訓切于體膚曾謂父母斯民者尚忍以其死生二吾心乎桐廬詹侯阜民仁膺義槩雖根于資稟之高而蹈矩履規猶懼墜失凜乎前之臨笑祖而旁之坐師友也絃歌天鼓舞山之巔水之涯者將清心靜治之上而歡呼

不特共夫野老而已公事餘閑春行溪谷見有投楮橫于烈焰者問之則曰無地以葬又有瘞于洲渚者水至則輒蕩去俟測焉不能忘乃買地于清溪鎮下為義塚道里便近畝步亦寬為屋以蔽風雨設門垣以謹鍵閉置守者視護之縱其來者勿禁標霞綺橫五峯玉立斯焉斯宅體安魂舒前日之荒坳寒瀨濤撞波春而火焰融夜者也白楊青草抔土累功群而靡爭義同弟兄前日之飄流雜襲巢鳥鳶窟狐鼠者也觴酒杯羹春殺秋歎時節播祭無餒有歸前日之悲風愁雨憐宵征而鬼霜哭者也闔邑之父老子孫懷悲頂戴請誌侯陰德以昭民不忘嗚呼若知詹侯深營遠慮獨能推廣國家昭天漏澤于赤城蒼島之外而不知弗祈報而施弗求知而作也大抵皆若此者枯骸不吾知則已知則報我者必矣緩急後先獨不以詹侯之所存子冥漠幽微者若不係屬乎一念之發萬有形焉至哉心乎此心弗仁彼生猶死此心而仁彼死亦生余是以知侯仁民愛物之意雖達之天下

可也豈獨
百里乎哉

丁世傑齒溪廟記

浙之右七州惟嘉靈最盛也莫盛于台邦更漢及
今幾二千載矣王之得躋于祀典者非遙祠比王
生能以神道設教以異法濟其民警動禍福民咸
神之死又能洋洋乎如在及其上復血食于茲土民
又神之况能忠于時國陰又捍禦大寇摧破強敵
殄滅群妖明已之功奉旗樹號以彰其神與宋諸
將相為犄角故破金人于蔡州城下得蒙宋氏極
爵之封自侯王而躋于帝其盛矣乎嗚呼王其能
以捍大患制大侮其功德及民與國者若是之卓
卓君子謂是祠也去應得祀而王之祠宇星羅碁
列于台者十居八九焉凡民之出入吉凶水旱皆
禱王以平日英氣降格于人賜福為諸行祠之表
者惟此廟焉是廟也占齒溪上游靈氣萃止故王
之副將能降神于巫覡之身年歲美惡人民災福

暴風疾雨之害指告時日靡不應驗其有災眚則
驅而至絕域故斯民不敢忘其德春秋祈報士女
婆娑于市舞雩詠歌于庭爨牲鷄卜登于俎黍盛
酒醴備于筵簫鼓驚喧民慕敬之不暇正所謂窮
天地齊日月而不可朽者也遂致殿閣一新翬飛四
起堂室廊廡黜聖丹漆堦祀壇墀俱以制度以棲
神馭厥土固陽厥材孔良各用其當落成大祭其
槩鑄之豐石以示于衆曰王姓趙諱炳衢州人後
漢時以方技著少時與東海徐登能招蛇虎于稠
人中馴狎聽伏夏月禁蚊蚋不咀嚙人肌膚履水
不濕入火不燔驅雷駕電役使鬼神如費長房壺
公之流史氏例書焉不載其終乃史逸之而元廟
在浙右臨海郡之冷水源諸祠皆其行宮也故老
相傳王廟食之由以王在日能駕清風乘白鶴御
氣溟滓神遊八表得不死之藥于比覺仙人服而
延齡顏色如童傲睨天壤一日于冷水源剝剔其
臟腑浣宿滯不縈于澗中被淫婦所觸不復能納

諸其師比覺聞而駭之遣鑿駕群仙乘空而至共
擁而扶之敷以神膏經宿乃甦仍用烏鷄體糜食
之而愈群仙曰子以啖烟火之故今不昇天矣王
含憤而卒始立廟于冷水之源古碑益詳焉是事
幾于恠誕故史氏不書因其居民
有請姑記錄之大德三年三月記

俞建送金銀錢還潭記

石橋勝甲東南其巔有瀑倚壁淙深練如雪激下
瀦爲淵齋沄泓泚蜿蜒所家過者動色州邑早潦
謁請顧答如響旁封閔雨耄倪越疆丐潤餅罌朝
歸霖淫暮洽殊靈嘉應隱然爲霞城冠先是邑大
夫允禱率于曇華亭致禮卽高瞰卑情文匪稱慶
元庚申冬仲縣尹丁君大榮始至欸謁心感不寧
首捐帑夷荒臨淵十許步築亭爲祈禱所榜以侔
真嘉泰改元夏五月不雨禱于廟于社于佛弗獲
命嗷_七搏手丁尹躬走靈淵祝史薦詞香縷甫升
條有巨龜躍見迎至邑宇颺車發軔游靄四集翊

日甘液翻盆淪洽稿頓耄稚呼舞合詞願白郡以
徹于朝丁尹弗能抑具以實聞旋錫廟額惠澤以
侈神休尹旣肖像揭虔仍搏費買田歲得穀四十
石爲蒸嘗奉越明年十雨五風時氣薰沃以大有
書龍君陰相實弘夏五月末澣雷電晦冥淵泉濺
涌舒露錢寶班_七崖側樵牧摩肩攘取恐後巨石
陡然從空隕窳其穴萬牛莫挽貪且覲者始信有
物護持屏息退縮浮屠氏或獲而私之青蛇輒護
繞陰祝願輪官猶徘徊弗遽去邑人駭異愬縣_七
諭覈得金若銀錢十數圓徑六寸而羸鎔範如刻
晶采弗磨實國朝太平典國中賚予道者自詢舉
以鎮龍淵者也丁君創觀斯寶歛衽起敬懼無所
歸肆委寮寮吳邦彥護而復諸潭且囑建識顛末
以詔後建竊觀天下寶藏光芒鮮克自闕惟神龍
所潛九淵叵測故千金領珠非遭其睡弗得也今
輿靳不輕發特爲丁尹出焉豈顯晦久速默存定
數而金石爲開感名厥有機歟使丁君微不燭明

不幸落愚貪手疇能招揭奇寶通邑戶傳其美不
沒意龍君灼知丁尹其殆擇焉以耀其靈耶猶不
盡顯則鑿石以傳不朽丁君所以答塞龍君至矣
雖然地不變寶昔推有道盛時揭之斯文雖邑人
樂昭縣尹格物忱恂寧知歸美朝家丁君實倦七
歟故不得辭而爲之記嘉泰壬戌八月旣望承事
郎台州府學教授俞建記

丁大榮續食倉記

明世務習聖術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漢制也國家
三歲大比士之充薦貢列待補者郡太守職在舉
選率有以資其行若少近古然其始進皆自縣邑
蓋亦有以佐之反缺而不講可乎天台邑當孔道
財計素窘往七不暇及至于學校教養亦廢歲在
辛酉大榮適叨銅墨乃集同僚以春秋補諸生期
以作成會賓典舉胄監賢關漕臺者六人由里選
以待補中者不下二十餘人屬括吏欺公田二百

餘畝以三歲計之得穀三百石置倉積貯以續食
名凡赴春宮奉廷對園橋門于其行也饋給各有
等差固知君子不可貨取矧富者又何假此彼累
糧之未備者庶亦少助焉是曠行之禮所不可廢
姑以寓夫縣次續食之厥使後進知所激勸而益
勉于學若夫異時英材輩出視今愈盛則是倉也
又從而增益之或厚爲之禮不無望于同志云嘉
泰元年秋通直郎知台州天台縣主管勸農公事
丁大榮記

樓鑰靜治堂記

丁君大榮宰天台以書來言闕縣治之左爲靜治
堂請書其扁且求記焉君視予爲父行爲書其扁
且勉之曰侯君政有靜治之實當爲記之踰年政
成而邑人誦之者衆蓋邑當往來孔道夫力之需
氣爲擾民農人失業幾不聊生君首欲罷去人以
爲難能而持之益堅力請于郡卒罷之民已安堵

大率御吏以嚴撫民以寬催科不事追擾使人樂輸禁戢強狡以絕鬪爭尤敏于聽訟前此投牒至以千計今則十損七八矣變劇邑為道院以其餘力為邑人深長之思作助濟倉儲粟三千五百斛以待饑歲又作續食倉儲粟以助士子之與計借赴廷對及遊上庠者于是上下說和坐以無事真可以靜治矣予嘗倅赤城知天台之難治日不暇給而君能如此乃為之記使邑人刻之且益勉其善始以終焉君實今司農少卿公之次子少卿以才選表兼領行都驛歷之寄君盛年試邑治行卓然能世其家遠大未可量也

黃宐鄉夫記

慶元六年秋七月昆陵丁侯大榮來宰天台入境訪民疾苦首以丁夫不時之繇聞于郡而蠲之茲令一下不俟他教條而田野之氓已屬一矣太古者用民力歲不過三日周制非豐年則一旬用一

日二日自力役之無期度耶天台邑于東南山水窮民縣尚可役之無期度耶天台邑于東南山水窮民生其間形枯力繭耕者窮日極枯樛以汲引繩挈器挹而注之鮮能具一車以紆其勞負者上下山坂肩頰背汗手足皸痂且穀其腹常不能飽夫小人之窮苦困悴如此而縣當孔道雖溪流東注淺瀨惡石舟楫多阻西上則峭嶒呼噪罷于登陟士大夫憧比往來輿隸磨夫于是取辦顧民奚堪然猶曰不能克焉其綠每帖下呼一必及二三賂則縱與里正表裏並緣每帖下呼一必及二三賂則縱之不則驅而求姓名雖具而思蠹之夫目豈識字苟識又敢誰何縣姑幸其辦集亦何暇質其是否至于飾厨傳以稱使過客者喘也惟恐稽留行李或有挾責諸君幸則攫擄賣菜鬻薪之庸于市若神逐鬼捕故有突不及黔而奔走塗路者吁可憫哉異時守令俾各都保聖其壁甲乙以書戶數丁壯示之多寡次第及遇呼集給小木牌刻姓名執以為驗吏欺稍戢民固舉手加額矣矧今一切除

天台山志 卷十三
之一郡一邑自有市行庸力之人尤善負荷丁夫
為役則此輩遂日消落今氓隸安業其勢相為低
昂何患乏事大抵革宿昔之弊犯眾多之口抑今
之為令者所畏也丁侯厲志拊摩能不吐茹故能
庇其民方為政一年興壞補廢物色精明而小民
寂無愁恨之聲是舉也蓋可以卜其終矣事莫難
于謀始踵而行之易為力繼自今令宰不替德心
則為茲邑千萬年無窮之賜將尸祝而社稷之某
試邑長洲滿調官來歸備嘗為民之難鄉之長老
踵門而告曰子盍為我書之某不得辭嘉泰改元
七月望日奉議郎新通判慶元軍府兼管內勸農
事借緋黃宐記迪功郎新衢州司戶參將王華仲
書大中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
佑觀天台郡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宋
之瑞題蓋進士左漁陳舜洪德夫洪商霖鄉貢進
士楊似起葉日新洪源國學進士金栴左漕丁初
石立

黃超然義社記

天台縣太平鄉張君士雅率鄉之同志鳩田聚穀
而慮周辭正而情洽其說曰此孟子出入相友守
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意也倉成求記于余惟先王
和民善俗之政雖節目至鉅然其先無不于鄉者
是故鄉遂比閭以安其業鄉師稽器以共其事鄉
射以序德鄉飲以賓賢又加鄉老于大夫之上以
示尊祀先生于社以久所敬使其樂生重本之心
固故各知愛慎而其教也易入恭長慈幼之習勝
故不相暴犯而其化也易成民生斯時其相友相
助相與扶持者豈特淳風未散使然哉上之人實
造就之也厥後商鞅變法萬古罪首然猶鄉置三
老以掌教化自後言之鞅可盡訾耶今張君生千
載之後獨能合一鄉之善士相煦以濕相濡以沫
遂期斯社外以膺賦役之需內以協閭里之好諄
諄焉惟義之戒可謂有見也已抑予嘗躡屣屬負笈

經從台嶽之下望瓊臺赤城翠嶺槃礴幽然以深
其間如古所謂鄉先生云者而世特未之見也諸
君家是鄉其高仰是山者素矣靈秀之稟視他邑
當曼異更願抱璞以益求其志觀善以益端其趨
使異日弄文者傳襄陽之耆舊好事者繪荀陳之
德星不但義社而已余居委羽山中目擊不義者
如蚊蚋嘈雜散聚恨不下隣二仲之間故樂為之
記援筆不辭

車若水平價倉記

自井田委積之法不續民生無聊甚勤經理常平
社倉最為良法厥後常平病和糴社倉名加賦又
後取社倉入郡廩而為常平朱文公在崇安再為
社倉當社始得食朝廷頒其法于四方至于今有
賴然而四民仰食匕易償難貧者無措頑者相挺
臨以有司又失當時木意而無補虧落真難為謀

也天台台之山邑邑治去江百里米無至而為
閩溫入京孔道往來扉屢增饗其間市井貴糴扇
及村落數日辛勤之備不易一飽太傳平章魏國
公每遠餉以賑其乏歲以難常遂思千斛在市之
義立平價倉先捐府廩三千石委鄉寓真州司戶趙君
租撥沒官之租通八千石委鄉寓真州司戶趙君
時瀉鄉舉進士子振經其事倉五十楹非收穫之
時皆平糶之日捐市價之半旬日而周及周而繼
上免迫迫下無窘償田存則食常存市平則村落
不能翔湧邑民拜賜甚盛肇于景定之庚申十年
而大成又將增衍二君因民之請介友人楊君儀
鳳曹君洪俾若水書其事此蜂負山分量有載苦
謝六七不聽曹君曰公之隆功大德自有朝廷之
信史平價民間之事固草菲之所得書也噫古之
事君思天下之饑溺後世魏官穹爵適為鄉黨之
病思天下者必思鄉黨無鄉黨者豈望其有天下
之思哉公之思深矣因一方之得所而欲天下之
皆得其所公之思也人人而思不能人人而濟則

聚眾賢子朝精選牧侯于郡國公之所以思也此
思之綱也豐歉不常州路代有通其懋遷禁防遏
用仍卽此倉成規勉天下公卿貴人之賢相勸爲
善所在有儲日亦舉矣其間有欲糴而不能者輒
附記焉天之生物也無不愛之彼鰥寡孤獨疲瘡
殘疾之徒蓋造化之不足天地之憾而有望于人
者也聖賢爲天地立心故發政施仁必先于此其
法殆不可見後人微有考于井田之間未八口而
受一夫者則以斯人附而食焉遺秉滯穗亦其有
也後世斯人無依然愁疑痞是以和祥不致而天
人隔今夫梵宮琳宇乃取無恙之人而置之飽食
煖衣奢盈驕貴而困窮無告者不敢望其犬彘之
餘朱丹金碧暴殄委棄可恨可惜今欲爲先儒之
議必難矣畧倣三代附食之法量觀寺之豐約多
寡而以其時考其飢寒彼固以慈悲爲法必將安
而無枝不動聲色而斯人之廩滿天下以來糴廩
平民以不糴廩無告之民生人之事備天地之心
安矣比間祠曹放牒甚嚴可謂強本正斯人之有

也食

楊似起青溪橋記

青溪在縣西五里其始蓋北有飛瀑自中天界桐
柏山而下會百丈龍湫桐溪桃源等水凡七處南
流皆卽是溪犇注湍悍齟齬兩崖旁廣而中深每
遇滌潦輒成巨浸洶湧澎湃吞洲呀谷風駕急浪
盪擊益暴行者岸立如肆必三四日伺水耗然後
敢濟往也郵卒迫程賈人射利冒險而涉多葬魚
腹吁可憐也慶元庚申縣令丁侯來長斯邑聞是
溪久爲民患謂其路西適行都東極四明南至溫
台往來憧憧顧可阻于水耶亟欲橋其上會所費
不貲遂詢之眾曰曰往昔時大夫嘗有意于斯不
短于幹局則嗇于貲財以故無所建立侯笑曰事
弛于偷安功成于有斷苟利于人以後爲羞于是
敷叙利害貢書于尊君京尹侍郎求度牒以就成
之得錢一百萬且捐俸以繼其乏禮致鄉之士急
天台縣志 卷十三 記

于義者十餘輩分董是役士皆欣然承命是寃是
圖匠役蝟起長蛟蜿蜒遠隄築九夫兜耦蹲厚址
立也龜負累石層起而序列者十有三數橫以大
楹覆以鎮板猶慮雨雪浸漬不可終古石登鱗比
又加良焉始于壬戌之春訖于癸亥之秋橋成隆
而高者三丈縵而長者四五百尺廣則逾高者之半
雨焉如龍鬚焉如虹車輪馬足步比雲上見者嘆
曰豈天造地設蔽于古而顯于今耶昔杜預橋孟
津議者難之預獨不然橋卒成至有舉觴之慶始
知士君子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
已不然非財則無以行其志非智則無以輔其財一
或不備鮮克有濟咸謂侯兼此三者故能興莫大
之利于數千載之下豐功偉績預何多遜焉
侯曰是橋之成諸君之功我則何力諸生復之曰
公欲逃名而名自隨之盃以鶴仙名諸橋庶幾名
伯埭白公渠之遺意使後之人知所自侯名大榮
毘陵人也嘉泰三年七月日記

